

深度解读大师读本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个人阅读史

大 师 们 那 些 事 儿

一切因你 而值得

这么多事过去了 我依旧深爱着你

黎戈◎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大 师 们 那 些 事 儿

一切因你 而值得

这么多事过去了，我依旧深爱着你
大师深度八卦读本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个人阅读史

黎戈◎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切因你而值得 / 黎戈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08 - 4226 - 2

I. 一…… II. 黎… III. 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205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82075964(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6200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

印 张: 15.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有一年冬天，我收拾了行装，在炮竹和烟火的余烬里，去了厦门。我想看看冬日的大海，傍晚沿着海岸线漫步，目前只见云水。我在大街小巷，毫无目的地游走和穿行。我在早晨去了鼓浪屿，睡完午觉后又去了一次。晚上七点，坐1路车到鹭岛，对滔滔白浪，叹口气，把手里的可乐瓶子扔掉；又过了一次江，去听了半场音乐会。出来的时候，坐在台阶上抽一支烟，有恋人在我身边推搡着，打掉了我的烟，把我的毛衣烫坏了一个洞，我只是对他们微笑，他们让我的梦有了虫蛀，因而更真实。

其实，书也好，文字也好，网络也罢，对我来说，就是那年冬天，最平静的海。在碌碌求生的缝隙里转个身，在苟且卑琐的日常里逃开，找一点余地或留白的喜悦。

首先是书。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我自小热爱阅读，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单人项目。恋爱，仇恨，打群架，羽毛球，做爱，都需要对手，阅读却是可以一个人完成的，伴我度过漫漫冬夜，抵消我在社交上的挫折感，给我一个自足精神空间，是我生命中重要的食粮。哪怕是出门远行，没水洗脚的边远小镇，临睡前我也要翻几



页书……我对书总是存着感恩之心，书从来没有辜负，伤害，离弃过我。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卷在手，即可抵半日的尘梦。我一个朋友写过一句诗，对人，对事，我觉得是太重了，慎用，忌用，不用；但对书，倒是适量的，那句话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旧深爱着你。”

还有那些无比遥远又近在目下的人……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它是一个人物评论集。我用了四年时间来写它，针脚绵密地记录了你们——在我的成长中，给予我启示和引导，或是留下痕迹的人。爱能充沛，慷慨施予，因而求得内心圆满的乔治·桑，文字与个人形象脱节的张爱玲，青春期定居者麦卡勒斯，气质如水般澎湃的杜拉斯，自转不息的尤瑟纳尔，还有很多让我兴味盎然地去研读的人，在我最关键的人格发育期，你们给予我信心，力量，还有方向感。我爱我笔下的每一个人，我热烈地打探你们的边角八卦，趣闻轶事，一笔笔地记下，整理，力图重现你们的原生态生活，像一个窥私欲灼灼的情人。金陵图书馆的借书证，被大大咧咧的我弄丢了三次，又重办了三次。这本书，是我写给你们的情书。

还有那些通过文章和我结缘的朋友。文字真的是有情缘的，四年了，我常常会接到来自陌生人的信件，只言片语，关心，鼓励，源源不断。到现在我都记得初上网时的悸动，彻夜的网聊，短短的社交半径一下被激活，扩开，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大，还有这么多精彩的人事。凌晨六点，穿着睡衣，继续打字，那些字像暖流携来的鱼群一样，鲜活水灵。有时半夜想到一个精彩句子，立马起身，开机，调出文档，把文章重新细细改过，一遍遍地调试语感，真是初恋般的求全一心。整理旧稿时，看见那些字，全是缝补的针痕。它们不见得多么好，却是一颗最初的心，热切，怵怵，展翅欲飞，像握在手里的一只雏鸟。



还有你，像《绿毛水怪》里陈辉对妖妖说的那样——“你就是我的卡佳郡主，我最亲密的朋友，哪怕你在水里，我在岸上。”每个写手写字的时候，都会有个下意识的读者。有的人是面对一群人，凌驾在公共语境上说话；有的人，是对着一个人呢喃私语。自小我就特别敏感，易受惊，我喜欢把那个听我说话的人设定成你。有一天夜凉无事，翻看自己的旧文，2005年末，2006年初，写给你的，碎碎的文字：下雪了，空气清明如洗，公车放着我喜欢的歌，我为了听完它宁愿坐过站。都是些小小的、兀自开落的喜悲，点点滴滴我都想告诉你。这些旧字，流年水印，看着看着我就哭了。红颜弹指老，写下即不朽。

还有你们，爸爸和妈妈，虽然我既没事业有成，也没傍上大款，你们一直坚信自己的女儿天赋异秉。爸爸抽顶便宜的烟，却给我买一眼望去最漂亮的那台笔记本，妈妈总是在我读书写字的时候掩上房门，静静地收拾完所有的家务。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富裕，因为“我有你的爱”。

谢谢。

黎戈

2008年12月



目 录

自序

第一部分 柔板

自由意志的形象代言人 / 2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那样的女人 / 7

——西蒙娜·德·波伏瓦

定居青春期 / 11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只剩下我和风 / 15

——村上春树

穿长裤的女人 / 20

——乔治·桑

所谓孩子就是这样 / 24

——卡森·麦卡勒斯

痛感的复制 / 32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

血肉爱情 / 35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惆怅旧衣如梦 / 40

——张爱玲

曾经爱过的 / 44

——玛格丽特·杜拉斯

幸福种种 / 51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情人 / 58

——巴勃罗·毕加索

第二部分 镜花

惶恐自白书 / 62

——托马斯·沃尔夫

多情人不老 / 65

——张允和

我们仨 / 68

——钱钟书和杨绛

格格不入 / 71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

爱我,就对我守口如瓶 / 74

——托尔斯泰夫人

一切因你而值得 / 79

——弗兰兹·卡夫卡

女结婚员 / 81

——哈代

跟在会飞的人后面 / 85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心之密室,犹在镜中 / 90

——英格玛·伯格曼

直面道德的踉跄 / 94

——三岛由纪夫

第三部分 水印

时光 / 99

——伊恩·麦克尤恩

水之书 / 102

——安尼·普鲁

水墨绍兴,水样的幸福 / 106

——鲁迅

抵达之谜 / 110

——维·苏·奈保尔

静默有时,倾诉有时 / 118

——瓦莱丽·海明威

只是为了一场纸折的飞翔 / 122

——艾·巴·辛格

清如水,明如镜,淡如菊 / 126

——川上弘美

密西西比河畔的小镇 / 129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童稚的视角 / 132

——清少纳言

第四部分 香 事

渴 / 136

——巴勃鲁·聂鲁达

玫瑰信札 / 140

——圣·埃克苏佩里

落樱情节 / 146

——岩井俊二

蔷薇刑 / 150

——弗里达·卡罗

她道百合是一种太苍白的花 / 155

——弗吉尼亚·伍尔夫

阿斯娅的温柔与甜蜜 / 160

——瓦尔特·本雅明

长着翅膀的鱼 / 164

——马克·夏加尔

1968,全世界的青春在盛放 / 167

——贝纳多·贝托鲁齐

你看,你看,文艺复兴的脸 / 171

——列昂纳多·达·芬奇

甜美生活 / 176

——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

狗与狼 / 180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第五部分 风 情

从未发生的爱情故事 / 188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坏孩子 / 192

——杰克逊·波洛克

金色烈焰,蓝色熄灭 / 195

——凡·高

一切都是偶然 / 200

——保罗·奥斯特

离开的N种姿势 / 203

——杰克·克鲁亚克

名声,是另外一种死亡 / 207

——玛格丽特·米切尔

自由女性 / 211

——多丽丝·莱辛

来自亚平宁山脉 / 215

——费德里科·费里尼

隐形自我 / 219

——纪德

舌头力量 / 223

——黑泽明

日常生活的质感 / 225

——团伊久磨

阿富汗的风情 / 229

——卡勒德·胡赛尼

附 录

第 一 部 分

柔板

老掉的记忆 连转角都是圆润的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自由意志的形象代言人

她头顶天，脚着地，把自己活成了一棵长满可能性的树。
自小就想着一辈子自由地、高高在上地活在文学中的她，无论
是在战火里，情伤中，或是远离尘寰的荒岛上，都不受干扰地
徜徉在内心的声色与光影之中。

我正襟危坐，双目灼灼，手里攥着一大把尖利的形容词，它们像小
毒针似的等待出鞘：孤僻，离群，局外人气质，自我状态极强，倨傲，
博学，不近人，寡情……我用它们固定我笔下的人物，像制作蝴蝶标本
一样，我这么干过好多次了，不在乎对尤瑟纳尔再来这么一次。

何谓自由？如果自由意志也有一个形象代言人，那就应该是她了。
她的前半生，居无定所，任意东西。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常常，在半
夜，从温暖的小被窝里，被保姆抱出来，带着她的小箱子，箱子里装着
染了孩童乳香的小睡衣，她揉着迷蒙的睡眠，随爸爸坐上夜行火车，奔
赴酒吧，迷乱的夜生活，遍地霓虹碎影的红灯区，带着醉意的召妓，和
有夫之妇私通……作为一个风流男人的女儿，她在幼时就提前经历了成
年人的感情生活。



她从来没有进过学校，没有过一份长时间的稳定工作，没有参加过
一个文学团体，没有一个定居点，没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她的行李寄
存在欧洲各处的旅馆里，但是，慢着，在她 36 岁以后，她和另外一个
女人同居了 40 年，在远离大陆的荒岛上，她们自己种菜，养鸡，揉面
包，用水泵打水。没有电视，没有电影院，没有汽车……比一匹狂奔的
马更能显示马的力量的，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在高速中刹住马蹄的一
刹那吧，尤瑟纳尔就是如此，动亦随心，静亦随性，紧贴自己的思维
曲线。

她的祖父差点死于一次火车出轨，她的爸爸少时险被脱缰的惊马踩
死，妈妈则因生她而死于产后腹膜炎。当她还是个褐发碧眼的小女孩，
孤独地住在路易十八风格的城堡里，和一只角上涂了金粉的大绵羊做伴
时，她就知道：生命根本就是一件极偶然的事情。所以她一生致力于去
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成为她自己。一个自转的星系。18 岁时，她打
乱了自己世袭的贵族姓氏中的字母，把它重新排列组合成一个叫尤瑟纳
尔的怪姓，就这样，她把自己放逐于家族的谱系之外。她终身未婚。因
为厌弃母职，所以也未育。她的血缘既无来处，也无去路。

她不愿意定居在任何一种身份上，她不是任何人的女儿，姐妹，母
亲，情妇或妻子，她痛恨粘贴在他人的名字之后。她是谁？她从哪里
来？她是那个喜欢艳遇，通宵饮酒，自由为贵，及时行乐的瘦高男人和
他的清教徒老婆生的么？啊，她只是从他们的体内经过罢了，她和她的
异母兄弟从无往来。相形之下她倒是更亲近树木和动物，在她看来众生
平等，她可以为爸爸平静地送葬，也会为一只小狗的猝死几近昏厥。

她喜欢男人，她也喜欢女人，她是同性恋酒吧的常客，她也为了追
随一个男人，和他在海上漂流数月，并为这个男人写了《一弹解千愁》。
在书里，她要求这个不爱她的男人，给了她慈悲的一击，她，在书里把
自己杀掉了，她用书面自杀的方式，祭奠她死掉的爱情。然而在硬朗的
男人面前，她也不觉得自己格外是女性，一旦离开那张鱼水共欢的床，



她和他们一样要面对生活的甜美和粗糙。在压顶的命运之前无能为力。她幼时没受过闺房教育，女红，针线什么，长大了，她写的也不是脂粉气兮兮的闺阁文字，而是历史小说，其笔力之遒劲，结构之恢弘，逻辑力度之强大，恐怕连男脑都望尘莫及。她是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连院士服都得请圣罗兰公司帮她重新设计一件。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她生来活在一一切规则之外。

她也生活在时间之外，她与之共处的亲人都活在她的笔下：罗马皇帝哈德良，教士泽农……在荒岛生活的40年里，在欧陆单身旅行的那些不眠之夜里，头顶上的星星一动也不动，像被冻住了一样，她瑟缩在老式的高脚小床上，运笔如飞，靠这些小说人物为她取暖和驱寒。她熟知他们的生日、星座、口味、爱好——泽农是精灵又阴沉的双鱼座，哈德良是中性又慧黠的水瓶座，到了生日那天她还为他们烤个小蛋糕呢。她闻得到他们生活优游其中的时代空气，她看见他们穿着的僧侣服样式，她听到他们种下的一棵郁金香的价钱，她和他们一样生活在公元二世纪或中世纪。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在旅馆的小床上，百无聊赖地等着夜归的爸爸时，她就熟谙了用想象力进入异时异地的路径。

她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度，39年她拎着两个手提行李，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只是为了投奔爱情，那个叫格雷斯美国女人。为了避战祸，也是为了显示对伴侣的忠诚，在其后的48年里，一直到死她都是个美国人，可是只要关起家门，她说的就是一口纯正的法语，吃的是法式甜点，读的是法语书。身份证的颜色，护照上的国籍，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和那个长得像秃鹫似的美国女人格雷斯，在人烟渺渺的荒岛上生活了40年，这40年的流年水痕，全记录在一本本记事本里，本子里有很多的*号和小太阳符号，*号代表肉体的欢娱，小太阳是幸福，越往后翻*和太阳就越稀落，而被沉默对峙的“……”号所替代，就像所有的世间夫妻一样。在远离母国，远离母语，无援的荒蛮中，格雷斯，对



尤瑟纳尔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在《默默无闻的人》找到一段话，也许可以代言她的心境：“那个人（荒岛看守者）默默等待着死亡来袭，他盼望着运送给养的船只，不是为了面包，奶酪，水果，也不是为了宝贵的淡水，他只是需要看看另外一张人脸，好想起来自己好歹也有那么一张。”穿心寂寞已经把人挫骨扬灰，这段话看得我心惊胆战。

在这个一年有小半年大雪封门的荒岛上，两个锋芒锐利的女人，如此近距离地对峙着，格雷斯控制并滤掉了所有日常生活的琐细和杂质，尤瑟纳尔得以保全她近乎真空的安静，在静谧中她获取巨大的自由，自由出入所有的世纪。人们一直无法弄清，她们之间，是谁，以何种微妙的比例，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优先权，强加给另外一个，怨怼，疏离，摆脱控制的欲望，一点点毒化了这对爱侣的家庭空气，一直到格雷斯死后，尤瑟纳尔才发现：自己不会开车，不会处理银行账单，不会操作电泵，甚至她连接电话的习惯都没有——之前这些都是格雷斯做的。

也许自由得自舍弃——她年轻时写的那些书，真没法看。我承认我学识不足吧，不晓得那些啰唆拗口的文字，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古典文体？我不明白，为什么很简单的一个故事，要动用那么大的叙事成本，又是铺垫，又是渲染，又是敲锣，又是边鼓。到了晚年，这些枝繁叶茂的描述性细节全脱落完，她的文字，彻底放下架子之后，才开始有了骨架嶙峋的静美。她可以在一个细节里溶解大量的信息，比如《虔诚的回忆》里，她写自己的妈妈，在临产前一边准备孩童的襁褓，一边默默的熨烫尸衣——预示她后来死于难产。个体在命运之前的无力，悲剧压顶的郁郁，叙述者的悲悯，都被这个细节启动了。叙事的同时，抒情，背景描摹，时代空气，全部都到位了。

有时，自由是悖论——这个一生与文字为伴的女人，最不信任的，也是语言。她生就一张贪欢的面孔，却认为示爱的最高境界是缄默。她声称她不太想起父母，可是从20岁起，她开始在把他们放进她的好几本小说里，代入各种时空条件下，她写他们写了六十多年，她亦很少提



及格雷斯，可是后者去世后，她拖着老弱的病体返回欧洲，把她们热恋时的行程反复温习。写作和旅行，是她生命中的两颗一级星。她用它们来缅怀和追忆。什么是至爱不死，什么是至亲不灭？在拟想的情节里，她让他们一次次复活，她徜徉其中，就像她小时候，常常在一条小溪边时骑马漫步时的感觉，那一刻，她就是马，是树叶，是风，是水中沉默的鱼群，是男人，也是女人，是妻子，也是丈夫，是爸爸，也是女儿，她充斥宇宙，她无所不在，一切因她而被照亮，她是她自己的神。





西蒙娜·德·波伏瓦 那样的女人

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哪位女性，能像她这样在那么多的领域获得赫然的坐席、赢得震耳的名声，她是现代妇女运动最早的权威理论家、现代存在主义思潮的发起者之一、龚古尔文学大奖获得者、圣西门式的传记家、激进的“左派”人士、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惊世骇俗的女才子。

《波伏瓦姐妹》，蒙泰依的书。书里其实有三个女人。波伏瓦姐妹，还加上她们的娘。

波伏瓦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主妇。彼时的风尚，就是有身份的太太，绝对不能有赖以糊口的一技之长。她其实是个精力过剩的女人，又没有正当出口发泄，再赶上中年危机，老公外遇，所以，只能把所有的怨愤都倾泻给孩子。过度的管束欲。关于这个女人，她的一个亲戚是这样描述她的：“她到我们这里来度假，一开始我们很开心，她很活跃又风趣……慢慢她开始管这管那，她走的时候，我们都松了口气。”

大女儿。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同学。自小性格独立彪悍。父母对她说话，都是协商的语气——“亲爱的，不要碰那个东



西好么？”“这个女儿，你没办法按一般的方式对待她。”妈妈说。但小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她性子温软得多，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父母对她，都是命令句式，她的外号叫“玩具娃娃”。

玩具娃娃喜欢依赖别人。她的第一个乔木，是姐姐。姐姐手把手教她识字，带她上学。姐姐是妈妈身边的那个小妈妈。她全身心地想依附在姐姐身上。可是姐姐有了自己的交际圈子，是一个叫扎扎的女孩——西蒙·波伏瓦自小就有双性恋倾向。妹妹从此被撇单了，一种被遗弃的羞愤。

“你不爱我了？”

“我当然爱你。”

“你不会抛弃我？”

“不会的。”

姐姐熄灯睡了，妹妹哭了一整夜。

成长的歧路，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在这本书里找到那个微妙的路标。未果。姐姐继续求学，成绩优异。被巴黎高师录取的时候，她是第二名。第一名，是萨特。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她在智力上俯首于他的人。她不屈不挠地在儿时的奋斗目标上前行，“按照自己本来面目生活”，与萨特结成自由情侣。用她的一生，实践了“自由女性”这个词的涵盖。不婚，拒绝中产婚姻中的伪善和滑稽戏。不育，组织支持堕胎的签名。反战，结交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妹妹为姐姐担心得发抖。他们被政府列为公敌。随时会被暗杀……说实话，我觉得她真是多虑。看萨特和波娃同学参政，简直是恶搞。门窗大开的聚会，话音四处飘散，成员名单都弄丢在大街上。

妹妹成了姐姐嗤之以鼻的小资产阶级主妇。嫁人，画画，做政府官员，一度还穿了军装。因为她要追随自己的丈夫，后者是文化参赞。“体系的奴仆，小主妇，没有才华，永远不会成功的画家”。姐姐在给情人的越洋情书里，都不忘记讥讽妹妹中规中矩的打扮和举止。可能是愤





遭吧。自己的妹妹，背叛了早年的誓约。她们曾经一起盟誓，绝对不苟且于虚伪的制度。

本书最动人的一段，是妈妈临终前。这一家，三个姓波伏瓦的女人的和解。

屈指算了一下。老太太去世，是1963年的冬天。我是上半年看的《越洋情书》，现在依稀记忆。情书从1947年开始，持续了17年。也就是说。在1963年的时候，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越洋恋情，已经走到了绝路。那年她55岁。身体衰竭，皮肉松弛。阿尔格伦明言相告分手。青春期，男人的温暖怀抱，这一切，一去不复返。而萨特呢，他永远不乏年轻美艳的追求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心里，肯定也是滋味复杂吧。与萨特的智力联盟，那种精英联手的快感和自得，一向是她的精神支柱。

为了自由和独立，连正常生活模式都牺牲掉的大女儿，和母亲隔绝疏离了半生的大女儿，以和家庭对立为荣的那匹黑羊，现在也到了生命、爱情的灰颓老境。在会议，政务，写作的余暇，她也开始常常往家赶，照顾母亲，给她洗澡。

“她的裸体让我难堪”，姐姐说。昏暗的光线里，她给母亲擦身。她缱绻过的男人、女人，都不少。可是母亲的身体，因为癌症的折磨，已经变形的肉体，让她羞耻。“我来”，妹妹常年画人体素描，对各类肉体都习以为常，更重要的是，在她的心里，对亲情的隔阂感，不像姐姐那么坚固。

母亲痛得辗转难安。医生不给她用吗啡，医生眨眨眼睛，说：“呵呵，用吗啡和堕胎，有良知的医生绝对不会去做。”姐姐看着母亲的痛状，感到内疚，整整14年，她都在为堕胎合法而奋斗，医生的话，无疑是敌意的。不给母亲用吗啡，当然是教徒医生对一个叛道女人的报复。

姐姐抱着母亲枯槁的身体，她惊讶于自己忽然涌起的温情。一条隐

